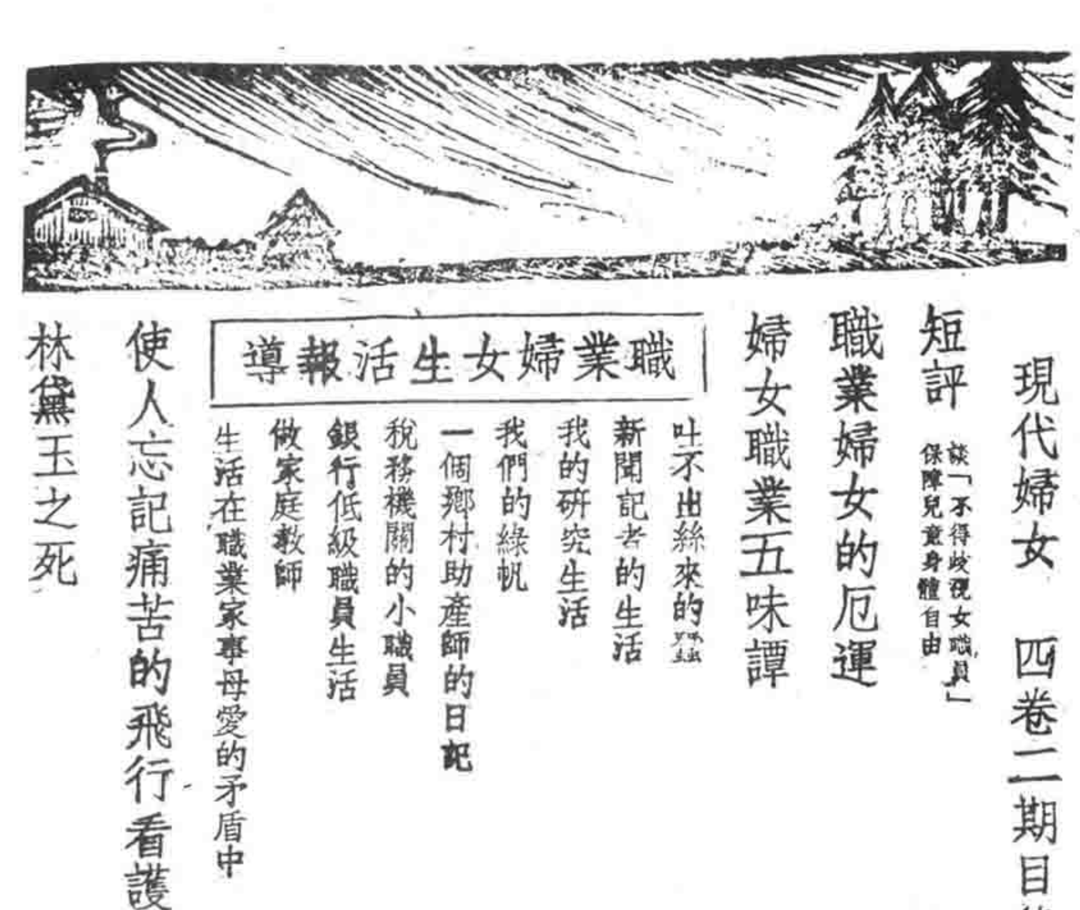



要目



20



# 現代婦女 四卷二期目錄




現代婦女　第四卷第二期

民國卅三年八月出版

重慶中一路一九八號附一號

主編　曹孟君

發行者　現代婦女社

印刷者　國語千字報社

經銷處　五十年代出版社

重慶新生路四十號

成都陝西街一百六十二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預定辦法

一、優待直接訂戶全年預收訂費八折一百五十元

二、訂費收到即按期郵寄

三、郵費免收掛號另加

四、寄滿一百五十元即行通知

本冊售價十五元



## 談「不得歧視女職員」

友

不得歧視女職員的提案，在第三屆三次參政會上又提出通過了！這是婦女界可喜的消息，但抗戰八年，這個問題還要參政會來討論，殊使人遺憾！這是民主抗戰國家政治設施上的恥辱。

自從揭開反法西斯戰幕以後，所有民主國家為了勝利第一，都在廣大的動員婦女，甚至規定有許多職業必須女性担任，而拒男性職員。婦女不但狂潮般湧入各職業部門，接替男子工作，且有很多直接參加海陸空軍在前線和男子一樣戰鬥，建立奇績，這樣民主的人力動員，才保証了盟國的反攻和今天的勝利。反顧我國當前現實，是一個多麼深刻的對照。

戰時中國婦女，在生活共分艱苦的今天，窮家庭每天的柴、米、油、鹽、衣服、鞋襪、在數不完的瑣碎生活與勞瘁中，仍燃起一顆國家興亡男女有責的心，願為國家服務，總算得民族的優秀女兒；但在職業線上，她們衛不被拒用的難關，隨時遭到歧視男女同等資歷、能力，不能得同等工作，同等工作不能得同等待遇，十年八年就職業業埋頭苦幹，得不到同樣晉升，每逢改組裁員，首先被淘汰：……佇類的遭遇，這是如何澈頭澈尾而叫人憤激的

目前戰局嚴重，為了保衛反攻基地，為了準備反攻，前線正需要男子，婦女們更隨時在尋覓自己獻身抗戰的機會，若再歧視和拒用她們 實屬糟塌人力，也就犯了危害抗建利益的罪惡，因此我們呼籲（一）實行民主政治動員婦女參加各種抗戰工作，（二）給婦女以一切戰時訓練及職業教育的平等機會，并規定合理的比例，（三）積極舉辦婦女福利事業，如托兒所、食堂、公寓等。我們相信政府賢明，不會讓盟國婦女動員獨善於前，更希望姊妹們學盟國的榜樣，努力工作，爭取工作，讓這提案不再在參政會上出現。

## 保障兒童身心自由

仙

我們常常看見許多教師和父母們任意打罵孩子，認為是天經地義，假如有人要干涉，他們反以為怪。我們也常看見教師和父母們，禁阻孩子們的活動，不許做這樣，不許做那樣；跟在孩子的後面一天不知道要發出多少個「不要」的簡單命令，並不說明理由，用心與防患周到，愛護兒童，其實無形中消失了兒童最珍貴的創造本能。這眞是殘害兒童身心的法西斯教育。至於我們隨時耳聞目見，或報紙上偶然登載的殺嬰、棄嬰、買賣兒童、虐待兒童、以及成千成萬的兒童在餓着、凍着、病着和失學……等等悲慘的現象，又不僅只是有關教育上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要求政府趕快制定，頒佈「兒童保護法」，因此我們要向負教育兒童責任的父母、教師、以及教育家呼籲：請多多研究兒童的心理，啟發兒童的智慧，做一個現代的教師，和賢良的父母；要求政府趕快制定頒布「兒童保護法，」保障兒童身心自由，要使兒童吃得飽，穿得煖，有病能夠診治，有學校讀書，這應當是起碼的兒童福利工作。



# 職業婦女的厄運

## ——談現階段的中國職業婦女——

愛陽

為了目前職業婦女，正遭遇着空前的厄運，本刊編輯室特以職業婦女問題為本期中心，廣徵各種職業婦女的生活報導；並正因為當前職業婦女正感痛苦無告，這次職業婦女生活的徵文，比任何次的徵文都來得踴躍，並從這些徵文裏，知道今日中國職業婦女雖遭逢着空前的厄運，但她們那種刻苦耐勞忠貞不渝的奮鬥精神，象徵着未來的中國職業婦女，是必然有個光明的前途的，祇是限於篇幅，未能　載。但僅就刊出各篇，亦足以表達今日中國職業婦女苦痛之一班，茲試將現階段之各種職業婦女問題，提要提出，希由此引起多方面的討論與指教、俾正從厄運的職業婦女們有所遵循。

職業婦女問題，是整個社會問題的一部份，所以現社會的一切問題，也都反映到職業婦女問題上來。且以數千年來束縛於婦女的封建的不平等的傳統，一般社會人士對職業婦女的歧視和偏見，使各種社會問題反映到職業婦女本身，較之一般職業男士們所遭受到的要更深更重：

第一、由於國家財政困難　工商業的不景氣，各政府機關，各工廠、各商業機構，大半都在緊縮裁員中，於是若干對女職員懷着偏見的頑固份子，便趁機活動，要裁員便首先從女職員裁起，不問她的工作能力如何，工作歷史和成績如何，凡是女的便一概去掉，除了少數有大後台硬撐腰的例外。本來，由於社會封建勢力的部份存在，若干部門早已在禁用女職員，排擠女職員，婦女們的工作範圍，已被限制與排擠得一天比一天的狹窄，婦女要謀個職位已是難比登天，而這次緊縮裁員的浪潮主要的又打擊着我們女職員，在這浪潮的衝擊下，更不知有多少職業婦女被逼走上飢餓苦難的失業之路！能在今日社會裏維持一枝之棲的，還是職業婦女中的幸運兒呢！

第二、在職的婦女們，她們與失業的姊妹們比較，雖被稱為幸運兒，但由於整個政治的不夠民主，若干機關的腐敗黑暗，一部份人被社會的暗流衝暈了頭腦，混亂了視線，分辨不清是非黑白，使在職的婦女深感從業的苦惱　茲主題嚴重，使她們不能盡她們應盡的職責。在本期刊登的各篇職業婦女生活報導裏，除了郵局女職員，因受着「郵政職員制度」的優惠，保着較平等的待遇，有較合理的保障和昇遷外；其他如銀行機關，無論其能力學識如何，女的祇能一輩子當個下級職員；更可痛心者：如稅務機關的女職員，在這貪污腐化的環境裏，雖潔身自好克盡責職，酷像不得保其母女二人之溫飽，反處處受

人都很，且連這不能維持溫飽的職業也在動搖中；家庭女教師爲要遵守教學宗旨，教學道德，不願教學生作僞，反受人不滿，遭人辭退；經濟研究工作者，在統計材料異常困難的情形下，經二三年之蒐集研究，其所得祇是歸檔不能發表以供社會人士之參考與研討；新聞記者（指外勤工作者）不能自由地到她們須到的地方，採訪她們應採訪的新聞，發表她們所得的見聞。在這種情形下，那裏有她們較理想而有意義和興趣的工作；即有，也因這些機構的腐化，和不民主，制度不良和管理方法的不善，種種的限制，使她們沒有自動的工作（祇好像個算盤似地撥撥（一動）更不得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能，表現在她們的工作上來；她們深感着職業的苦悶，但生活的逼迫，獨立自主的要求，和對社會國家的責任觀念，使她們不得不在極端苦悶中依然耐心地工作下去，但這樣耐心地工作，其結果依然得不到她們應得的報酬與保障。

第二、由於物價的高漲　生活的艱難，不僅壓迫着職業的男士們，也同樣地壓迫着我們職業婦女。像戰前以職業爲時髦或消遣的姊妹們已很少見了，即以維持個人生活而謀職業的姐們也很少了，大多數的職業婦女們都負荷着贍養家庭的重任：不是爲了扶養由淪陷區流亡出來衰老無依的雙親，或救養幼弱無能的弟妹，便是爲協同她丈夫負起一半家庭的經濟責任，誰說職業婦女的負担較輕？而若干機構，又不給婦女以與男子同等的待遇：如婦女的職位與薪級一般地都較男子爲低下；供給男職員舍宿甚或供給其家眷宿舍而不供給女職員宿舍，更不會供給女職員的家屬宿舍，在這種情形下，若千無家可歸的單身女職員，或有家累（如父母、弟、妹或已婚後的子女等）而附近找不到房子住的女職員們是怎樣大的苦惱啊！她們不得不每天消耗很多的時間與精力在走路上，或化其收入的大半來解決住的問題，更有若干爲住的問題無法解決而被迫放棄職業，她們的遭遇，和那些有宿舍或家眷宿舍可住的男職員們相比較，在生活是更多一重的壓迫啊！

第四、是已婚的職業婦女們，她們除了上述的種種苦惱與壓迫外，還遭受着家事與兒女的拖累，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購買，在這物資困難的今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物價的狂漲，經濟的困難，一般家庭經濟，普遍地入不敷出，爲了應付場面，她們又要怎樣地苦心籌措、應作經濟打算；而不斷地懷孕生產，又在苦惱着她們大着肚子上班，產前產後的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婦女本身在這生育的過程中所遭受的苦惱暫且不談，男同事們的訕笑，主管長官對女職員請產假的頭痛，更有若干男同事認爲女同事有產假可請，似乎佔到了便宜．發出憤憤不平之詞．這些　她們都得忍受！來；孩子的誕生，家事的繁複，爲了自己要工作，不得不找女傭來代替，但女傭的用不得手，又是她們怎樣大的苦惱？她們除了白天出外工作外，（甚至在工作時間內還在操心着家務與孩子）回到家裏，便忙着家事與孩子，晚間，爲孩子們縫製衣物而遲遲入睡　又因孩子們撒屎拉尿而不得安眠，在本期裏，若芸，白明，嵐英、諸女士的生活報導內，都深切地道出了已婚職業婦女們的種種苦惱。在今天，我們職業姊妹們的苦難眞是多重的！

在生活的重壓下，在家事與兒女的牽累中，所[illegible]的職業又多半不能強如人意，更加以到處都用排擠，緊[illegible]，或需

着她們，職業婦女正遭遇着空前的厄運，但這種厄運的到來主要還是社會的原因，所以我們希望：

第一、實施民主政治，刷新各級機構，改進人事管理制度，肅清頑劣份子，掃除職業婦女從業的障碍，也使一般人士了解職業婦女的產生是社會經濟發展中必然的現象，並且她們對於社會事業，對抗戰建國也有其偉大的貢獻，爲了抗戰勝利，建國成功，我們必須摒除禁用女職員，排擠女職員的風氣，給女職員以平等的待遇，合理的昇遷和保障，擴大女職員的職業領域，大量地動員婦女從事各種戰時工作。

第二、職業婦女的產生，既是社會經濟發展中必然的現象，所以當前職業婦女的種種問題，也就是社會問題的一部份，我們希望上至政府下至各級機關各工商團體，不要因職業婦女有種種困難問題而因噎廢食，反對婦女從事社會工作，並應了解到這些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部份，應盡量設法解决之，使她們得安心工作，如供給女職員宿舍和她們的眷屬宿舍，集體解决她們的膳食問題，對懷孕的女職員在產前產後給予充分的休養，與適當的補助，举辦托兒所爲已婚的職業婦女減輕育兒負担，這樣職業婦女問題，才得適當的解决。

上述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在今天的社會情形下，這些要求的實施是怎樣的困難和遙遠，須待於我們自己的努力，生活在今天苦難重重的職業婦女們，爲了自身的利益，也爲了未來的職業婦女前途，她們將比任何時代的職業婦女更要多負一重責任：她們不僅在自己的職業上要堅忍刻苦，爭取自己的職業地位；在生活的負担與家事育兒上，又要忍勞忍怨負起多重的責任，她們更要互助團結，和組織起來，在應付目前排擠女職員裁撤女職員的風浪，更爲了爭取上述條件的實現以達未來的光明的前途，以往郵政總局禁用已婚女職員的法令，由於全國女郵務員的呼籲反對，全國婦女界的響應援助，得以取銷，這種勝利的戰績，正是我們奮鬥途中最好的借鏡，我們須要互助團結，我們須要組織，以集體的力量征服目前的厄運，不要放棄任何機會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由部份的勝利步向光明的前途，職業姊妹們，讓我們好比駱駝，我們正步行在風沙遍地枯寞無際的沙漠地帶，還要能負重致遠啊！

# 婦女職業五味譚

宋元

職業上有許多問題，而婦女職業在當前所產生的問題尤不少，幾年來短短從業的經歷，加上正在手邊的一份職業輔導的工作，得到不少寶貴的教訓與見聞，有時和姊妹們相評起來，很覺得五味交加，莫明其妙！

## 一　求業的奔波

一個女孩子結束了學業，或是被生活的逼迫，趕到職業的大路口來了，她便開始茫然；頭一步就是向誰要求介紹呢？這難題要在心裏躊躇千百回，在嘴裏咀嚼多少次，好爲難地才漲紅了臉面向某人提出了這一個請求，獲得了一紙薦書去求見的時分，又是費盡了舌頭，忐忑不安地直到親自接受了如願的回答之後才算暫時安下這一顆心來。

這樣卻算是頂頂順利的機會，事實上還有不少難堪的遭

遇挽？免不了脆弱一點的婦女，眞不知蹈了多少眼淚，在學校時是品學俱優的高材生，畢業成績，居然也名魁榜首，師長器重她，同學佩服她，但當有機關向該校徵求畢業人材時，學校當局，首先以她來介紹，鼓吹，然而㘥說是女生時，求賢若渴的機關主管官，立刻會說：『那末，我寧可要次一名的吧』！

婦女本身儘少有介紹職員，提拔與任用人才的力量和機會，無論直接或間接，一個女子的此業必須仰賴於男性，所以當你去央人介紹時，對方甚至會給你一場也算難堪的教訓，似乎一個女孩子做甚官場求甚工作未必是自尋煩惱，自討苦吃，不如老老實實地回到家庭去的好，也許碰到珍惜你的師長，或者深切瞭解你情況的友好，會給你努力斡旋，到處吹嘘，可是，這一紙介紹書究竟能發生怎樣的效果呢？這是十分之九沒有希望的，時常拿介信爲見了一位主管官，他一看見是一個女子時，客氣一點的婉詞推辭；頑固的男長官，反會從此向你大大發表一套如何不能任用女職員的歪曲理論，簡直使你啼笑皆非！現在拒用女職員的作風正是像火燒無垠的草原，普遍各地了。

二　從業的艱苦

好容易找到了一個工作的機會，一個新來的女職員戰戰兢兢地去適應陌生的環境；小心奕奕地守法，奉公，希望表現自己的才能與成績，博得一般的好感，可是，漸漸地你的麻煩和你的困難，也就隨着環境對于你熟悉的程度而加深了；你的工作被許多眼睛在監察着；你的行爲，被許多嘴舌在議論着；你的經歷，被許多耳朵在打聽着；尤其是你的結婚與否的問題更是頭一點被同事在仔細盤查着。

一個女職員除了在教育與婦女事業的機關之外，向來難有去主管工作，領導人事的機會，最幸運的不過是做科員，而在衆之上，你之中　或者也有在你下面，誰會承認你一個女人眞會比男子漢更高明些？任如何嘉獎你的時候也不中丈夫是過『女』，這幾個字寫得稍微熟練點，便被誇着你說『簡直不像是女人的手筆』……諸如此類，可以說明在一般社會的心目中，決沒有把婦女職業能力眞正在需要上估價過，只是把它當一種時代的點綴品而已。

人本來都是互相愛悅的有感情的動物　同生活在一個工作集團的人們，相互地更應該發生友情，發生交誼，男女同事之間自然也不能例外，而且也不算稀奇的事，但是似乎進步了些的今天社會，自命爲時代先覺的知識階級　居然還是有人把男女交際局限在婚姻需要的圈子內，一個女職員對一個男職員稍要相投一點，接近一點，若不是對方自己覺得你對他鍾情，就是旁人要稱你們是要戀愛了，有些男人們結交一個女朋友，首先就片面自己打定是求偶的主意，而對於一個女朋友的佔有心十分的強，時常爲了本於一種卑狹的私心，男同事們爲了一兩個女同事而磨擦，嫉恨，你忌我猜，左傾右軋，笑話百出，主管官一旦大發威嚴，一口氣但都歸咎在女職員頭上，給她們一個行爲浪漫的罪證與禁用。

能得到機關職業的婦女，也有不少是專靠背景的，那時生活緊迫，一個人的力量實在難於養家，爲了分担責任，有些老爺們不得不把自己丟掉了書上十年的太太也拖出來找工作。姿認得一五經字的少奶奶，祇要有偉大的人情面子也就做了公務員，但在她們實在分不開身的家務上，應酬上，使她無法專心於職守，人事漸熟了，膽子漸大一點，隨着不良的同事們的効尤，遲到，早退，……便成了例子，——這就是所謂『女職員的工作效能太低』。

於是，裁員，先從女職員裁起，可是，裁撤無能或撤，工作效能眞正太低的所謂『花瓶』之流，反正是無法裁撤的某主管官或要人們的表嫂、姨妹。……

這樣有能力僅依靠一紙文憑，或者輾轉到手的介紹信而來的女職員在這場合，怎樣才能做得『恰到好處』？怎樣才能不

被輕視？怎樣才能避免幾撤的命運？

做人是一件難事，做一個女職員更不容易，許多久經公務的女司書僚券，……們，談到職業生活來眞是欲哭無淚，感慨甚多！

## 三　失業的痛楚

或許有人覺得失業對於婦女並無多大的痛癢，但這祇能就小部份以職業為消遣的女性來說，深切瞭解一個眞婦女職業的勞動者情況的人，便會感到失業是她們生命中的一個最可怕的打擊。

忠心於職守的婦女，事業是她生命上重大的需要，不但是用工作來證明自己，而且也必須靠工作的報酬來維持自己與父、母、子、女的生計。若干婦女的確是由於丈夫的無力贍養或者父母的衰老，弟妹的幼弱，而不得不投到這個明知是艱困多端的職業路上來的。有一天，失業的災殃終於降臨到她的身上了，恐慌、悲憤、慌張、憂悶剎時間都到她絕望的心靈裏糾結，跳蕩起來，而等待在她身邊的飢餓，立刻又張大了口向她猛撲，呻喚，掙扎，不能如一個失業的丈夫一樣，回到家裏還可以獲得自己妻子溫順的勸慰；相反地，對上要周旋老人們的甘旨，對下要哄騙小兒女們的索食，向誰可以訴說她自己的不幸呢！

## 四　在奮鬥中求出路

說到婦女職業，我們祇覺得一段淒苑道路上荊棘叢生，險惡密佈，然而，我們就因此躊躇而裹足不前嗎？祇要是稍有見地的人都知道婦女到社會來從事各種職業活動，是國家當前最迫切的需要，我們應該儘量設法在奮鬥中求出路。

事實上，我們所談到的婦女職業界的一切不景氣的問題或者傷心的現象，究竟是它的一部份現象還是一程，另一面祇是有它的光明和快樂；婦女職業，在社會上固被人輕視，但仍為實際所需要；職業婦女，固然給人瞧不起，但眞正的幹員對於一個開明的長官始終是倚重，不過，一個女職員在職務上所有的一切行為之表現，應特別刻苦自勵，一個男職員五分力量辦好的工作，女職員必須以十分的心力去對付它；一個男職員只要天天上班，就是來辦公室坐着抽煙看報，都還可算得好人，而一個女職員勤謹負責之外，還要你一切私生活行為都能適合你的工作環境才能給人無閒話可講。

總之，一個女職員要比男職員加倍地努力，加倍地忍耐，加倍地苦幹與守法，才能使人們對你不得不發生好感，而無可隨意輕蔑，譏誚的餘地，這樣，也應該是我們婦女職業者奮鬥的態度，也是我們減除職業痛苦，而獲得工作中的快慰的方法，自然，縱然如此，我們仍不免有些苦悶與麻煩，可是一個眞正熱情於事業的堅苦卓絕的女子，究竟不會埋沒，當局，而必定有人會賞識你尊重你或者提拔你的。

在石刺崢嶸的職業道上，我們祇有携手前進，遇到豺狼狗彘，仍然要勇往奮搏，以全副的努力與至大至剛的精神來降伏豺狼，驅逐狗彘；遇到花花綠綠的幻景，應該鎮定心神，不為它迷戀與迷惑，跌倒了自己爬起來再走，打斷牙和血吞下，始終要負荷着一片事業的使命邁進，否則　失業，絕望，悲憤沉悶又有甚麼用呢？

個人的力量是微弱的。職業路上的姊妹們最需要的是互助，合作，精誠團結，共同奮鬥，互相鼓勵，不要眼見着一個有為的女戰士，孤軍作戰，活活地被豺狼吃掉，或者忍心望着一個幼稚無力的夥伴昏昏沉沉地墮落，這些都算是我們應避免的犧牲！

人生是奮鬥與友誼，奔波，委曲，痛苦，抑鬱的職業生涯其中最眞實的滋味，在乎自強不息的快樂，這種甜美的樂趣遠勝過家庭之間的溫柔，

# 職業婦女生活報導

## 吐不出絲來的蠶

子岡

——新聞記者的新階段——

作爲一個中國人民，應該有一段艱苦的日子，作爲一個中國的新聞記者，也必然會遭逢艱苦的日子，而且現在預遭逢着，向寬向深內不斷發展，所以我想應該得以新階段三個字。

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最大的幸福，許多姊妹們羨慕新聞記者的足跡踏得最這觀采的事物記者，然而現在却剛剛相反，新聞記者——特別外勤記者——的腳步不但被緊縛在山城，我幾乎要不出深閨。

如同最近一次中外記者西北之行吧，中國方面的不是記者，而只規定了的總理或是編輯，不加爲了什麼此行要特別重視人的年齡與身份。我想除了排各報外勤老年靑少壯以及人們「文」壁外，是沒有其他理由的。

[illegible]新聞記者應該是報紙的喉舌，能作爲先鋒去偵探一些現實，可是目前却像是蝸牛一樣，把全部身體稀重地縮到硬殼裏面去了　不得不縮到裏面去了。

又如加華萊士之來渝，不僅使外勤記者們願意一睹這政治家的丰采，而且似乎該也是新聞記者的天職　應該有一對機場欲，首先把First Impression報導給讀者。

在歡迎華萊士這一天，幾個熱心的新聞記者却被阻於去郊外機場迎接的大汽車外，因爲當局的是理，外交部發的綬條上的人名，機場憲兵手裏也有一份，如果有了更改，她說是通不過的。即使各報都[illegible]派各報記者代表也無用。十餘名報[illegible]「不過」，也不能活用成文規定。於是記者們都關門去，共聽熱情沒有神自然的[illegible]，却讓人們的個[illegible]息了。[illegible]一句話以後[illegible]由「中央一發號施令」，有一隻無比大的主筆的筆，可以隨時幫着我們。

華萊士在渝三天內的一切會開始活動上對外勤記者有種種的規定，一切憑請柬。十家報紙的派二人參加活動，於是八家只好讓步。華氏的記者招待會自然能以編輯——接到請柬的編輯爲限了。

蔣夫人在美國曾經說：中國正需報紙輿論的幫助，推行民主政治。我們對於這句話，如今只好啞言一笑。

我們在以什麼方式什麼精神歡迎民主國家的貴賓？也許正如同威爾斯氏所說：東方與西方的民主內容是不同的。

我們祇好歎息，雖然我們有一個紙面的抗議。這抗議能有多大[illegible]然而仍然發生力誰也不知道。例如十二[illegible]以及全國行政會議[illegible]，那是不在我們爭取旁聽之列的，又由南京一[illegible]

後，這已經成為天經地義的慣例了。

× × ×

那麼讓我們向深裏發掘罷，讓我們聽聽民衆的聲音。

張恨水先生有一次向蕭同茲先生叫苦：怎麼不能談民主呢，他的「上下古今談」上幾次寫到民主字樣總告失蹤。

「為什麼不寫三民主義內的民權呢？那還不是相近的意思？你試試看。」蕭先生說。

張恨水先生寫了，寫的民權，不是民主，可是不幸得很，也都失蹤了。也許是「民權」這先天不足的孩子失足落水了吧。

從今年元旦全國展開討論憲草運動起，直麼有多少憲政或憲草的座談會，新聞記者儘是忠實的學生，絕不能不去旁聽，而且必須向編輯部交卷，然而也有千款以上的發言也只能消散在空氣裏。耐不住發言人，耐不住自己的良心，尤其耐不住憲政，一切罪過新聞記者自己担承。

倘若僥倖有一些有力者的發言見了報，而且白紙黑字已經映入了讀者的眼簾，這仍不能算數。因為發言者可以來信更正「頗有出入」，儘管讀者也有不明白「出入何在」，這並非發言者自願更正，而是為，有更有力者在。

更流行着一種更正，是一種中間層的主持人被訪問，發表了一些談話，然而之後來一個更正，說是除了答覆某一問話而外，「未及其他」。頓時遺憾溢落，無人懂得「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了。他也許會反問一句：現代的新聞記者不應隨帶播錄音器，把發言人談話灌作唱片嗎？

在守法運動聲中，民營輪船主無故被檢查人員毆傷，航業人士大動義憤，呼籲官民一齊守法。在守法運動聲中，公教人員等行經餘，發言沉痛，謂但求有人教以犯法。多少個工業單位招待新聞記者，訴說困難，雖維成本，再長此下去，眼看相繼停業，棚戶們在華東土[illegible]搶擊中，又遭一大「拆除」的危機，以壯市容，而利觀瞻，他們的眼淚，他們的哀怨，也只有向暗流溶漏。（插曲：掃蕩報的李子瑞草房這次也幾乎被掃蕩，到底有反掃蕩能力，得以保全。……）

新聞記者吃了這些飯，喝了這些茶，聽了這些嘆曲，却像吃了桑葉的蠶吞吐不出絲來，不是奇聞嗎？我想有良心的新聞記者一定願作三日蠶，把吃了的桑葉放還在桑枝上。

這就是新聞記者的新手段，或者可以預言，有一天有良心的新聞記者，會放下這一頂無形的光榮桂冠。

六月二十九日

× × ×

# 新聞記者的生活

浦熙修

，新聞記者的生活是不平凡的，可以上天入地，一向被冠為無冕之王，又有所謂「見官高一級」；尤其在戰時，我們看着英美的新聞記者的活動，眞可當之而無愧。當盟軍進軍羅馬之日，大幅滿載新聞記者的吉普車作了先鋒；第二戰場開闢之時，四百個新聞記者隨軍登陸；這次轟炸日本本土，十一位英國新聞記者爬上了超級空中堡壘。這些光榮的戰蹟，中國新聞記者想都不要想。」

一、歡迎華萊士

那麼中國新聞記者做些什麼呢？重慶總算是個國際都市，國際嘉賓如雲。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渝，大家早就準備着來個新聞競爭，他在西伯利亞滯留這麼久，大家巴望着：為什麼不早早來重慶。終久有了消息，六月二十日的清晨接到報社的電話，說華萊士今日到，上午十時集合中宣部作齊去飛機場迎接，雖然大雨淋漓，我高興得跳起來，趕緊去約了我的老搭擋，冒雨跑到中宣部。一看場內有點不對，梁部長的辦公室裏坐滿了外國記者，另個會客室裏，坐滿了中國各報紙的老板們，而沒有我們外勤圈子裏的人物，一方面私心也在欣慰，這個新聞也許又搶到了。老板們看見夥計來到，也覺得這趟洋差事可以避免掉，有個代表就行；因之也有老板即刻通電話，把他自己的夥計叫來。「有外勤去，經理用不着親自出馬，並且這原來是外勤的責任」，大家一致的意見。想不到就要出發了，本來是徵車換來了中央黨部有名的藍色大汽車，但因為委員長夫婦要親自去迎接，主其事者為愼重起見，凡被邀前去迎接的都發一個證件，上面都是各報老板的名字。問題就發生了，這歡迎者的名單早就呈核，其密模已在憲兵手裏，沒有人能輕易變更，除了老板本人外，沒有人可以輕易代替，中宣部說是外交部主辦的，外交部說是中宣部開的，互相推諉，沒有了一個交涉的對象。外國記者在一旁瞧着好笑，「這是你的責任，你就跟着去好了，管他三七二十一」。但交涉半天，終無結果，有的老板們也謙推不願前去了。在悻悻回家的路上，說不出來的飢餓壞腐、為着像孩子似的想着西洋鏡而被大人禁止了的那種不高興的心情嗎？決不是的，去不成，免得受淋受餓受累，在家休息着，不是更好？但想着新聞記者的職責，人家為什麼能夠海闊天空，記錄下了每一點光榮的戰蹟，而我們連要瞻仰華萊士而無由，能不慚愧，而自覺其渺小嗎？

華萊士在渝五天，做一個新聞記者的我，竟無由瞻仰，僅僅在街頭正中書局的玻璃窗前，看見了他的像片，聽見他曾在英國軍部和士兵打排球，這也要証實才能追去，聽見他要往北碚、歌樂山等地去參觀，但得到的通知是要自備交通！其，最後一天聽說他要在嘉陵賓館舉行招待記者會了，但中宣部的通知上仍是只限於總編輯與總主筆。我萬萬再不高興去踏着泥濘的路去碰釘子，事已風聞，在嘉陵賓館的半小時內，大家隨地而坐，大家隨便談說，他把羅斯福在白宮招待記者的民主空氣都帶來了，我不知道白宮是否也採納「外勤」的，我也懷疑華萊士怎樣找着了他所要想見的一個農民來談話的。

二、奢侈品與公務員

旣然是一個在職的新聞記者，總不能

因為放棄了華萊士的新聞而在家裏白白休息，第二天在極無聊中，去日用品供銷處一探最近沒收的大批奢侈品的下落，沒收奢侈品當然是名正言順，為着它影響了其餘的物質，並且在戰時也不應該用奢侈品。現在我們第一要知道這些奢侈品的名堂，第二要知道它的來源。這次沒收的大半為西裝呢料、襯衣、汗衫、上海製的化裝品，及三聽咖啡而已，說到來源眞眞可憐，有的是公務員家眷自淪陷區來，箱籠傢俱拿不動，拿一點兒正值錢寶貝或衣料，現在送到拍賣行裏來替貼補家用；我認識的某女士，從緬甸帶來印度送來的一瓶香水自己不捨得用，放到拍賣行，也被沒收了，以致西服店只好把西裝料子藏起來，偷偷地賣給識貨者。上面的原意，本來很好，什麼叫奢侈品，只是中下級公務員買不起的，就是奢侈品。這樣可以免得公務員老叫窮，西裝鞋奢華，庶不知一套像樣的西裝，一件襯衣，本是公務員份內的應得，正因為物價高，才變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要是嚴格說起來，一餐飯，一斤肉，對靠薪過活的人，也早就是奢侈品了，所以某次公務員的座談會中，大家對於加薪問題，早就不成興趣。只求物價有辦法，薪水只是生活費的一個零

奢侈品從民間手裏拿過來，官府照價出售，說是賣給外國人，但外國人一樣買不起，他們有自己國內來的廉價物。我懷疑這百多萬元的估價，誰來付出，將來又用之於誰？

三、順風耳，千里眼，女縣長

四川省區行政會議，也正好在華萊士來渝幾天內開幕，既然不允許接觸大消息，那么就方上零星的一些小消息，了解一下也無妨。並且這寡聞可以瞻仰自張主席以下治理四川的一套人物。

三百多的專員、縣長、議長、副司令、書記長等濟濟在川康興業公司的大禮堂中，人多屋小，夾雜着呼呼的風扇聲，坐在最後一排的新聞記者，好像看無聲電影，後幾排的會員們，當然一樣聽不見。三位縣太爺在嘆息：我們祇好明天看報了，另一個說，新聞記者，還不是一樣聽不見？偶然從風聲裏，傳來的話句，就是明天報上的記錄，記錄有詳不詳，耳朵有靈不靈，所以在新聞記者必備的條件中，「順風耳也是要緊的一條」。

有人在一旁補充着說，「千里眼」又何嘗不重要呢？例如送給華萊士的一幅畫，當大家正擠着看的時候，顧毓琇次長告訴中央社記者，僅僅是一枝猪（竹諧音）一隻鷄而已，第二天的新聞，竟鬧了一個笑話，說猪代表和平，鷄代表光明，愛弄筆墨的人竟还覺得是作文章的材料，等到第三天更正，已經是來不及，中央社的稿子向例爲新聞的權威，有的編輯先生就是自己訪員的訪稿寫對了，也常常要照着中央社的更正過來，這當然是以耳代目的過失，所以要做到正確，眞是一絲一毫偷懶不得的。

行政會議裏還有一個插話，就做爲這篇做文的尾聲吧，這次三百多人中，專員，縣長都是男性不用說；偏偏參加旁聽的新聞記者，也只有我一個是女性。每日開會散會，跟着進退，老頭子們眞奇怪，「這是誰？是不是四川第一任的女縣長」，在窮鄉僻壤一間，婦女們仍是足不出戶的多，那裏有干預國家大事的？戰後雖然已有女縣長，女專員的委派，但在這大後方，終究還感覺到新奇。

# 我的研究生活

白明

一、在家庭拖累下

提起筆來，就覺得慚愧。像我這樣有家累的職業婦女，或者也可說是現社會中僥倖免於失業的家庭婦女之一，若要描述她的職業生活，幾乎無法不牽涉到家庭生活中去。

因爲我是一個公務員，在此戰時，難免於窮到可憐的地步；我是女性，又有家累，於是[illegible]家事是雜遝。即使在每天八小時的[illegible]，家庭中柴、米、油、鹽、[illegible]，[illegible]然的一陣陣鑽入我的腦海[illegible]上有[illegible]的寡母，須要人調護，未滿週歲的孩子，須要哺乳，照料；還有和我同樣爲公務員的丈夫，被他的多弟妹的家庭負担，壓得喘不過氣，也不得不要我和他分担責任。這些憂慮傷神的瑣事，擾亂了我的工作情緒，侵蝕了我的生命活力，阻礙了我的求知進步。何況清早的生火煮飯，入夜的縫紉理家，每天日常的操作，總然在八小時外，也不得停息。整日弄得頭暈、眼花，腰酸背麻，筋骨酸痛。老天！在希特拉的徒子徒孫們，正壓榨女性的低能，職業界的門，冷冷的向着婦女們的時候，我只願意大家要體諒到有家累的職業婦女們所遭受的現實苦惱，確比男子們更多更重。老實說，什麼時候物價和幣值可以穩定，生活可以比較安適，一切社會問題，例如兒童保育，養老等等，可以合理的解決，有家庭的職業婦女，一定能專心勤業，發揮她們的高度工作效率的。

二、求能留作參考吧！

我的職務是關於工業經濟的研究。最初，我僅可能蒐集着資料，統計着數字，編製着圖表；我希望在號稱古代就有科學而今列爲八大工業國家的戰時中國，找到具備進步技術的工業跡象，希望着看到工業經濟在現在社會經濟中所佔的比重是如何的重要。這種研究工作確給我無限興趣。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在中國手工業生產和機器工業生產是並駕齊驅的，而落後的社會經濟中的手工業和農業又密切結合着。很多種手工業幾乎全是農閒的副業，在憑藉這種貧乏落後的工業基礎，才支持抗戰，是急急乎應該補救的！

接着我從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所經過程上深切的了解了中國民族工業所受窒息最大的因素，和所受摧殘性的暴力，這無疑是病在內的封建殘餘勢力，和外來的帝國主義侵略。抗戰期間，正應當是百業俱興，近代民族工業得到解放，獲得長足進展的良機，可是民營工業的危機，是一天比一天深刻，國營工業究竟怎樣？能否肩起建國的重任！國防工業何以貧弱到無法自給重要兵工物資是這種種原料都是不易得到正確的統計材料，[illegible]，究竟[illegible]通病！

然而當前事實告訴我們，許許多多的資金，並非工業上生產的投資，而是商業上投機性的買賣。因此，社會上物資在轉來轉去，愈轉愈少，物價在幣值貶跌的陪襯下，就愈飆上漲得兀突。政治不上正規，舞弊的貪污者也跟商業資交相爭利起來，這些事實叫我目迷五色，感到整理資料的過於繁多複雜。

但，這些資料的蒐集，在我工作了二三年後，才知道[illegible]是多餘的。因爲就是整理出來一兩篇短文章，也不會有發表的機會。

# 一個鄉村助產師的日記

十二月六日星期一

正街上王家媳婦是個大肚子，上午來檢查的李家嫂子剛談起的。下午我走到他家去拜訪，那年青的倒很好，但婆婆就像我上他家來什麼似的，那股冷落勁真叫人我 了一陣就出來了，真是的，幫人忙，還要看人臉色，今天一天心裏確實不痛快

十二月九日

這兩天來「考查」的人倒多起來了，但真心要請你接生的看來倒沒幾個。他們「打聽」「考查」說很好，那就自己接了，似乎他們比我們還怕麻煩死！

他們這些人也有趣得很，不見當真請你去看病或接生，但很願意問你那些病該吃些什麼？擦些什麼，口頭問了回去照辦着試，你請他來倒反問都不問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昨夜，二點多才回來，疲乏是疲之極了，可是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總是睡不着，這也許因為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太深了吧？的確，我不了解一個做母親的會這樣狠心。

巳是夜半十二點多鐘了，敲門的大聲在喊：「白廟子背後王家產婦發動了，請先生快點去」！我馬上起來披上棉大衣，提着藥箱就走。深夜的寒風刺人肌骨，把瞌睡全趕走了，爬過那小坡，走過那一片塌了的斷牆，遠處傳來幾聲犬吠，要不是有個大漢子陪着我真有點怕呢？幸虧不遠就到了王家，趕快叫他們燒水，把產婦扶到床上，但她一定要躺在地上生，正在掙扎着孩子已下地了，還是一個血污污的。一位老婆婆爬上前看了看說「又是女的」門外馬上引起幾聲嘆息聲，那產婦一腳便把血污污的一團踢得老遠，我也不知她那來這大牛勁，我趕上前去抱那「毛頭」，這媽媽還死勁拉住我說：「我不要她」，我推開了產婦，把嬰孩從櫃腳下提出來，一面洗一面說「你不要，我要」，「不要，弄死他，你要你帶走好了，我不帶」，產婦狠狠的說，看樣子一時解說不開，我祗得來開玩笑的說，「我要，可是我沒奶你替我帶幾天，找到餵的人，再來領」，臨走時，帶騙帶嚇的說：「我天天都來看，●你要不好好帶，我去告你，把你關起來」

朦朧中，眼前彷彿還躺着一個被擲在地上的娃娃，血污污一團的胖娃娃。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午飯後，天氣蠻好，到泥水溝去走走，順便看看鍾家娃娃發燒可好了。

這裏鄉下人真勤快，這樣冷的冬天，還光了腳在犁田，雖然是冬天，但還是一遍一遍綠綠的，小孩子在太陽下打瞌睡，老年人也全都在門前壩子上曬太陽了，老遠就聽見馮家媳婦在菜園裏大聲嚷：「×先生你可是到我們這兒來耍」？我看見他挺起那個大肚子，就急急走前兩步，對他說：「李家大嫂，告訴你帶了肚子，快生的人，少下地做活，，那格你又不聽話」？「×先生，沒法子，現在日子難過，我們鄉下人不做事會找不到吃的」！我也就站着和她談起來：「快過年了，還不清閒點麼」？「那裏有得空，一天要餵幾遍豬，要洗尿，要燒水，要煮飯 還要看娃娃，全是一個人做，早先門前人在家還多雙手，可是今年六月間就去打國仗啦！啥子的都得我一個人做」，「你还是要當心喲！做狠了先出來一隻手來，像吳家那娃娃糟了

大人也危險」！「就怕是，真可惜，還是個女娃兒呢」！「你們為什麼不愛女娃兒」？「×先生，我們農人養不起」，「男的還不是一樣要吃飯穿衣服」，「你家不知道我們這兒「風俗」，女兒一定要有好賠嫁才說得到好人家，有得吃的穿的，將人家等他將來遭罪，還不如不帶大少受些罪」，「照你說明格那天接的白廟子背後王家有錢生了女兒還賜得老遠呢」？「說她做女人就是造孽得很，王家媳婦生這大是第三個女兒了，他家丈夫說他不會生兒子，要是這次再生女的，他就要討小，這有啥子說場？怪自己肚子不爭氣，不會生兒子，祗有讓男的去討小囉」！

大陽要落山了，我趕緊到鍾家看那娃娃熱已退了，就回家吃飯！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下午到街上買綫毯被，碰見周家媳婦，一定拉着我進去坐坐。她唸到初中畢業長的也蠻秀氣的，談着談着，她問我為什麼有的人不會生兒子，我說這得檢查才知道。後來她告訴我他們結婚五年了，夫婦感情很好，就是沒生育，為了這他婆婆正在託人為他丈夫討個小，她心裏雖很難受，但她也覺得這是應該的。「名正言順」女人除了丈夫就應該被他懷疑，還應該為他生兒子，要是不會生兒子，不僅認為不幸，還像是應該被咒罵似的，她有這被遺棄的預感，想逃出孤寂的生活，我看着她，聽着她的述說，我能為她做些什麼呢？為什麼像她這樣很可愛的人會遭到如此的待遇呢？應該嗎？

回來，她的話一直繞着我的腦際，我不明白這就是個女人的命運嗎？

十二月三十日

一年要結束了，我檢討了一下自己，也檢討一下工作！

由於幾年來做婦嬰衛生工作的經驗，我感到除了對工作之熱忱，還要具有耐心，而我更深深感到農村婦女的生活太可憐了，她們從離開了娘胎的時間起，和當倆搖的機會，才給婆家做人，可是，從此就一輩子過着非人的生活。她們要做父母的牛馬，做丈夫的牛馬，甚至還要做兒子們的牛馬，她們經常在饑餓線上掙扎，永遠在辛酸苦痛中過活，她們給前一代遺棄和壓迫，同時也準備遺棄和壓迫下一代。這樣一代一代的相傳，中國絕大多數的婦女已經度過了幾千年非人的生活了。我希望那些從事婦運，和關心婦運的人們，把她（他）們的視野和精力集中到這廣大的農村婦女身上來，給她們最低的教育和能力，使她們最低限度能像個人樣活着，但寫至此，我又知道這不僅是婦女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問題了。

# 我們底綠帆

陸靜

——郵局女職員生活——

在這各機關拒用、裁退女職員的狂瀾里，不受風雨的吹引，不被退潮的搖撼，我們三百個姐妹，駕着事業底綠帆，仍昂勇邁地向前駛進，而且，我們底伙伴，不斷地在增加，我們底力量，一天天地在擴大。這，一方面，自然是由於我們享有着「郵政優良制度」這一段安全的河面，但更主要的原因，却不能不歸功於我們三百個駕駛者的努力。

勤勞、負責是郵局女職員一貫的好作風，所以，全東川區兩千多人，女職員雖然僅佔十分之一強，可是，不管在繁華地區的支局，或是偏僻鄉鎮的郵地，都已播

佈着姊妹們底足跡。在管理局里，女職員更是充滿了每一個部門。白班、晚班每[illegible]八小時，我們和男同事們一樣工作。按時到班，忠於職守。在辦公室里，女同事多半都是盡心努力的。在會計股，在營業組窗口……女同事都担任着繁重的工作。

在本局[illegible]作部門[illegible]苦的掛號組，現在，已經由原有大半數的男職員，換成三分之二的女職員了。那理由是：組長說：「女職員勤快，細心，不拆濫污」。無論是白天，或是晚上，你只要走進掛號房，便可以看見無數的姊妹　在那鴿籠般的「鴿籠子」面前，為她自己所管理的一個「鴿籠」，辛勤地分加着食物。那你該多興奮！誰說女職員不行呢！這是我們底誇耀！

有人說：「郵局女職員和銀行女職員一眼便分辨得出來」。的確，我們底衣飾都異常儉樸，除了極少數的「小姐」而外，大半都是藍布衣服青鞋子，和學校里的女學生一個樣。

因為郵局不供膳宿，所以，吃和住的問題，便成了我們很大的苦惱。特別是住，男同事們無法，還可以睡睡辦公桌。對於我們，只是無可奈何的威脅。現在，除了極少數的人　在奔走，求人的努力，和押佃，租金的高壓下，能夠在郵局附近，找到一間僅能擱床的板樓，屋角（垃圾、光線、衛生等，自然都談不到）幾個人住在一起，就算最幸福的了。其餘，大部份姊妹　是住在那形似「蜂窩」，實則「哭出之家」的兩層床的工會的（真的，我得到房子誰願住工會呢？）那滋味自然更苦，晚上睡不好是一個問題；連吃一杯開水，也得自己跑着蛮到郵局里去打。另外，更有那些乘船，坐車跑得頭滿大汗，從江北、南岸、上清寺等地趕來上班的。往返跋涉的苦處，就更不用說了。其次，是吃的問題，這比較容易些。現在，大部份，是由幾個人合起來組織一個伙食團（男同事也同樣）。不過，早晨一亮就要起來買菜（我們多半是自己買菜），一天，上了班，精疲力竭回來，還要油、鹽、柴、米、老媽子……也實在夠麻煩了。[illegible]，連伙食團也找不着，這就上「三六九」，「鈍吃」相麵的「游擊隊員」，也還大有人在。唉！「老媽子，房子一，房子，我們多想有一個宿舍啊！隨着物價的上漲，這吃和住的問題，對於我們越加嚴重，[illegible]了。我們[illegible]。郵政當局，[illegible]我們最低[illegible]度生活的膳宿處！要能安心地生活，才能安心地工作啊！

我們業餘的生活，除了食，住等項事的處理外，一般地說來，姊妹們上進的心都很強；讀書的空氣也極濃厚。早晚有的在補習，有的在上夜校。住宿的屋子，或是工會里，下班後也[illegible]時可以[illegible]見我們讀書的聲音。所以，雖然，在錄取時，男女比例（大致女的僅佔百分之二十，這是應該請求改正的）很嚴格的考試下，姊妹們仍舊一個個，不斷地由「郵務佐」陞為「乙等郵務員」了。自然，在團結和組織方面，我們還需要加緊努力，來發揮集體底最大力量！

從郵局女職員結婚禁令取銷過後，同事們結婚的一天天地多起來，現在，姐妹們有大着肚皮上班的；也有由用人抱着小寶寶，到局里來喂奶的。因為，托兒所的設立，對於我們也非常需要！

郵局底傳統，女職員雖然幾乎沒有做到過「高官貴爵」的。但是，由於姐妹們的努力　今天，我們局里，已經有了一個女組長，更空前的，最近調去內地，已經有一個女局長了。

「郵政是適合於女性，並且，是屬於女性的」。朱學範同志這樣說過。[illegible]我們[illegible]，握緊我們[illegible]！姊妹們，努力吧，更努力些！[illegible]的大夥，把我們的[illegible]況，更[illegible]地划到那自由[illegible]的彼岸！

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 稅務機關的小職員

何時清

我是一個稅務分局裏的小職員，捱着這份差事已經四年了，在這四年當中，每天都過着呆板的生活，做着同樣的枯燥的工作，耗費了不少的精神體力，而得不到什麼代價。

我的職務，是做一整完稅照對繳驗月報表 和辦一些文稿，做這種月報表，就附帶着負核的責任，一張張的核算票上所收的稅款對不對，還得填寫得合不合規定，然後，以每個地方爲單位，把完稅貨物分類寫在表上，如果某種貨物完稅不是一張，而稅額又是聯貫的，得把數量和稅款加起來寫上，還着填表的是一個局的同人，幾份了，得代他更正，或者寄回去叫他更正。這工作似乎很單簡——是的，他不深奧 然而複雜，繁雜，整天的打着算盤，寫着，背得緊張着，幾個鐘頭後，隱感到脊背痛，打算盤的指頭會麻木，每個月分局所屬各單位送來的票照，是幾十張的，幾百張的，十幾二十個單位的票照，會聚成一大堆，我就得在這一堆裏，核着，寫着，算着，直到每一個月最後的一天。

局址是在城裏的，城裏的房子租金高，而且不容易租到，爲了節省，祇得住在鄉下，於是我每天得走幾里路到局裏，去做那繁雜的工作，人走得疲力倦，而且不說下雨天，就是打着傘，下半身的長袍也會打濕，鞋上濺滿了泥漿，天晴呢？在這炎熱的夏天，汗水卻會浸透衣服，早晨喫過了飯，就往局裏跑，忙了一整天，黃昏了，才拖着疲倦的身體回家，請求局裏給寄宿舍嗎？那是妄想，有一次談到這個問題，一位「長官」的太太，爽脆的說：「女職員都有宿舍住麼」？然而，當每天中午休息的時候，男職員和那些太太們就得睡午覺，我呢，祇好在一張寬一尺，長一尺半的竹椅上挺着腰幹坐着，諦聽着從宿舍裏傳來呼呼的鼾聲，心領神會着睡午覺的舒服，等待着三個鐘點的時間過去，有時，他們會說：「你知道，睡午覺是最合衛生的」。

日曬雨淋的走着，休息時也得直起腰幹坐着，八個鐘頭不停的做着，一個整月下來了，所得來的，是既吃不飽，也餓不死的一點錢，維持不了我和母親的生活，公務員雖說是有食米的，有補助費，可是這無濟於事，我們這裏是總上級規劃定了發食米的，現在六月份已經過了，今年的米還沒有發下，整發一市石食米的代金，買不來一老斗米，補助費今年是增加了，但是沒有拿到公事，還是照去年的發，連薪水算在一起，也不過十百多塊錢。總之，因爲層層轉折，日期拖延得太久，等發下來時，錢就不抵用了。譬如說，今年的補助費，每月份增加了五六百元吧，如果在一二月份就能發下來，那我們可以用這五六百元買得到一老斗米，半年後才發下來，那麼，把半年的加在一起，也不過買得到一老斗米，算是達不到我們了。這種困難情形，我想是在某些機關裏，每月月初就能領到食米，很快的就得到改善待遇的增加數，有半價日用品買的公務員，所想像不到的吧！話又得說回來，即使很快的得到增加數，政府怎樣的改善公務員的待遇，那數目還不及物價的飛漲，生活還是成問題，何況我們還遭受到這額外的損失呢！同時一樣的機關，因地方遠近不同，無形中待遇形成兩樣，同在一地一

# 銀行低級職員的生活

嵐　英　學員

假如我們不是欺己欺人的話，那麼我們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大多數的人們對於自己的職業是不能十分滿意的，而且有的甚至於厭惡自己的職業，在職業生活中有一種「莫奈何」之感，我自己也許就是天天生活在「莫奈何」的職業中。

由於要求自身的獨立，由於生活的重壓，做為一個知識婦女不能不踏入職業之門，在親朋師長的協助下我得進入一個沒有力量的人難以進去的機關中，三年來做着與自己的脾味完全不合的活動，當然這些職務是最低級的：如抄寫、排號碼、抄月報，比較有興趣如結算利息、說帳等，因為根本每個機關中女職員地位總不高都是很低的，但就在這些低級的機械的工作中，我確實也得到不少的益處，例如：我的排號碼的本領倒頗有些自鳴得意，因為在紛亂的幾十種號碼中，我排列他，使他有序地把我的頭腦訓練出來了；又如打算盤，我較三年前進步不少，當一頁寫滿了數目字的數額，一下就結出總數確實不錯時，心中的愉快不減於學生時代思索一個數學難題數時不解而忽然靈機一動找到解答時的歡樂！

在職業生活中，我感到了一些便宜，就是盡量利用空餘時間，因為銀行裏的事，有時忙得一天都不停，有時確一點事也沒有，天陰下雨，我們的顧客少時，空坐辦公台前，一天總覺得時間空過太可惜，一方面也確實無聊得難過，這時便是我最好的學習時間，無論寫或讀都由我自己盡量地去做；既沒有孩子的打擾，又沒有其他人的妨礙，這時的時間是屬於我的，我覺得自己得到了一時的解放。每天這種自由時光，在我的職業生活中，也就是坐辦公室的時間中，如果支配得當，就可以抽出一二小時，而我的學習，也就可以說完全仗這些時間了，因為下班後，孩子們圍來了，這時另一個責任與義務落在我的肩上——必需照顧孩子。

在這個動亂的時代中，生活上還受着嚴重的威脅的，莫過於我們婦女，倘使我是一個有職業的婦女，生活總算「優裕」，這「優裕」是比較的，實際的情形是這個機關的男女職員，待遇又是兩樣，衣食住行四大問題，一個都談不到，在艱苦的抗戰中，緊縮成最重要的「食」的一個問題，也還解決不了。

我到稅務局做事不久，一個朋友寫信來說：「稅務機關待遇好，錢多」。我想這是指那些有門道發橫財的人而言的，像這種人，我們這裏有的是，祇要是局長的親信，祇要會吹牛，那就有辦法了，即使是個窮光蛋，也能很快的一變而成幾十萬，一二百萬的富翁。橫財的來源是用稅款放利息，收私稅，帶上做生意，於是一個機關形成了兩種不同的人了：一是光弄「字紙」，整天在辦公室做「[illegible]」，撈麥冊，另一種是光弄「票子」，消遙自在。我在這裏沒遇到好待遇，沒得過多錢，相反的，有了那些「待遇好，錢多」的人，我們一般小職員更苦，因為困難情形他們決不反映上去，或請求早些發下應得的薪津，唯恐失歡於上，那怕我們困苦，而他們自己呢，一年不發薪津也不在乎，闊得很。買一[illegible]是幾萬，打一場牌的輸贏是幾萬。

生活已經重累為[illegible]者人了，我們還有額外的負擔，宴會在這裏是常事，在半年

樣：吃穿都還不成問題，而家庭之操作，則不由自己一手包辦：縫，洗、煮、掃管理着六歲與二歲的兩個孩子，這在一般享受慣了的婦女恐怕已經是繁不勝繁了，而在我，當想到一般農村勞動婦女背上背着孩子還要挑兩桶水的操作時，怎麼會不覺得自己的生活是優裕的呢？使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個時代的幸運兒。然而，惟其如此，良心上的譴責使我不能安於現狀。我覺得一個人假如只生活在自我的圈子裏，爲衣食，爲自己兒子女的享受而忙碌一生，實在太無意義了。多少人正在衛口在飢餓線上 多少人爲這偉大的戰爭犧牲了財產、性命、家庭，就在這個時候，我却做一個苟安的寄生蟲？假如說抗戰中有最無用的人的話，那麼像我這樣 類的人們，正是這種人！至於那些醉生夢死，損人利己發着國難財的一羣，在此偉大時代的光照之下，他們根本不成人形，而是不折不扣的衣冠禽獸！更談不到對國家有用無用了。

既然我個人是無用的 份子，然而我總希望自己能做一個真正的人，在職業生活中，不能發展使成一個終身事業，以供獻國家人類，可是職業在目前總是不能離開的。在職業生活中 可以確立準備我們的事業，暫不妨被視爲我們的過渡到事業的橋樑。在這時的生活，首先應注重準備，準備去做一個真正的人，求得做人的法寶——無窮盡的學識——只有充滿了學識的人才能爲人類有些供獻，才不愧做一個真正的人！

「加強學習」便是我的職業生活中唯一的口號。的確，如果沒有學習，如果不把精神寄托在學習上，我的職業生活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 做家庭教師

虹

甕中米盡，袋內錢空 如已告窮，借貸無路，拖着兩片破皮鞋，東奔西跑，好容易才找得一個家庭教師的位置。

這是一位銀行經理的少爺，要請教師在家裏補習，時間是每晚七至九時，待遇却沒有談到，地址在離城的一華里的鄉下。那少爺快十歲了，是高小一年級上學期留級學生。我想，我已吃過幾年白墨灰了

的時日內，我吃過五大喜酒，兩大壽酒，兩次滿月酒，六次散伙和送同事的酒；送的禮是由五十一百到二百，遇到這種場合，我們祇好笑笑說：「又得去窮開心一次了」。

女職員在我們這裏是被歧視的，那怕做的事跟男職員一樣，甚至有些是超過他們的，還是覺得女的不如男的。男職員怎樣呢？在這特殊的機關裏他們可是負特殊的功用；緊密的公文他們會趕替去處；跟「長官」太太們出去玩 能抱小孩；搞傳說某人貪污了，他們可以充當捕手、偵探。女職員呢祇能單純的坐在辦公室辦公，就是辦得好，這算什麼！於是乎「女職員工作能力薄弱」，進而要「肅清女職員」。女職員被肅清了二分之一，另一半留着的也不過是時間問題，此外還用了「以後再不用女職員」的封鎖政策。

天天看着貪污，舞弊的犯法事實，自己勤勞還受着歧視，半餓的過着貧苦的日子，這夠慘了吧！然而這可慘的生活依靠，居然又發生了動搖的恐慌，換一個機關嗎？大多數的機關不用女職員，還沒辦法，像我這樣的靠職業維持生活的女的，將怎樣生活下去！

，家庭教師也曾做過，作這事情不致太吃力吧。祇是時間過晚，我的住址也是鄉下，距學生的家，約有四五華里，昆明風氣閉塞，一個女人在深夜裏摸索，實在不便。介紹的朋友帶我去當面商洽，那位經理說：「暫定七至八，試一星期後再爲接洽」。就這樣接洽好了，當即拜會他的太太，立刻開始工作。首先把筆記本檢查下過，又問了學生幾句，知道他成績很差，算術已講到習題九，筆記才做了習題一，以後的都不懂；國語已講了六課，筆記才做了一個，教師在上面批上「爲什麼只造一句？」的字樣；其他如史地自然等，也同樣差。我和這位太太商量，先從國語算術努力，讓他月考及格，但時間太短促，希望她能在早上幫幫忙。聽這太太的談話，還認得幾個字，對孩子的教育，也頗留心；但我又知道這位上海太太面子心很重，不好怎樣指出他究竟差多少，其實名爲五年級，實際連三年級都不如。我教他除乘的表，給講習題二，又爲應付學校，一面幫助他做習題八，到底因爲太不懂了，演算起來非常吃力，解釋又解釋，還是不能自己演算，結果，二個鐘頭，做起了兩道題。承這位太太厚意，留吃晚飯，并叫人送了一程。還好，到家時還沒有九點半。

我「初每天」點鐘，決不夠用，準備在晚飯以前給他上幾十分鐘。於是，第二天五點鐘就到了。學生正在吃飯，問我吃過沒有，我很客氣地回答吃過了。做了五道題，八點半了，我不得不告辭。這位太太叫學生對我說：「明天放假，老師早點來。多正課」。我說：「好的。四點鐘到好不好」？這太太又說：「以後就在我們這裏吃晚飯好哉」。我答應了，因爲這樣可以經濟時間。這又承他叫人送了一程。走到半路，肚子餓得很，這是十二點鐘吃的啊，打算繞道到三叉路口吃點芸食，摸袋裏些錢只有廿元，明天還得買小菜，還是忍着吧。但肚子偏不爭氣，唾液不斷地分泌出來，肚子咕嚕地叫，心裏發慌，腳也沉重得拔不起了，無可奈何，我是去吃了一碗糖稀飯，付了十元錢。忙忙跑回家，已是十一點了。不知何故。一夜未曾合眼。

三月廿九日，天氣分外晴朗，只不時括起一陣大風。不易多得的假期，人們都興高彩烈地要出去遊玩，鄰居們約我同去，我爲了要儲蓄精神上課，謝絕了他們的好意。

下午四點到達，老媽子告訴我：「太太少爺都沒有回來，聽說還要去看電影啦」。我只好走了。

第二天五點又去，這太太表示很不高興，意思是說我昨天沒有替他做好算術，今天不能交筆記。一面又叱罵孩子不好好努力。學生連忙悄悄把筆記簿展開，瞧着我，我屏着累得慌的氣，開始指導他。這次要忙了，老師要他補交第七八九三個習題一共廿大道。四則和括號，多費時間，怎麼來得及？我教他解括號的方法，領導他做了幾題，叮囑他明天照樣作。突然，站在旁邊的老媽子插着問：「不上哪鼓」？隨即轉出去，這太太就幾步搶進來，喝罵她的兒子：「老師講的話，儂懂嗎？儂要做起哉」又睜起眼睛向我命令：「老師！儂要同伊做好哉！伊自家弗能做個！才八點五十分呀！」口氣之嚴厲，態度之兇猛，實足怕人！我輕輕看了她一眼，只管向學生講述，沒有多理她 這時我才完全明白她的意思，是要我「同伊做好」。當真我就一面講，一面替他做好習題九。已是九點廿分，孩子的倦眼已不能再張，我也疲倦得很，告訴他明早怎樣作，討了一杯開水喝，一個人走了。狂風呼呼地

吼，砂子石粒，毫不留情地打來，又是一陣旋風，差點把我吹倒了！眼睛張不開，嘴巴緊緊閉着，靠在路旁的台梠樹下躲避！回顧蹲在朦朧的月色裏的洋房，窗口正放射出強烈的電燈光輝，那臉面，不止充滿着溫暖舒適愉快麼！

想到那太太的神情，不禁十分灰心，決定明天不來了。轉念一想，孩子是善良的，應把孩子從她們的錯誤中救出來；也許她丈夫不像她一樣吧？又爲了介紹人的面子關係，再忍耐一天，試滿一個月，也好餓餓了。想了很久，又是一夜未睡。

今天不吃她的飯了，七點前十分到達，準定八時就走。當到的時候，她就叫人送一封信給我，是介紹人托役帶來的。我知道必定是她們講了甚麼了，立刻要走。可是學生的算術還沒有做完，正焦急地等我幫助。我又再坐下幫着他做好所有的習題。離開時又是九點多了。

曾替介紹的朋友，很誠懇地告我：「學生的父親認爲時間不夠，教學的方法與學校不合……」我說：「我知道他們不滿意，連我自己也不滿意；我不能適應他們的要求；他們要我完全替他做好，這樣去瞞騙成績；我不能教孩子作僞，不能做小偷，偷孩子的時間。不能在他建設基地的時候，挖空了它的底層；教育有教育的宗旨，教學有教學的道德。至於時間，無須提了，反正我對得起他」。這種家長，他才說：「這個學生，本來是，從前三年級學生，因他父親與校長在這個學校有董事的關係，勉強讀完五上，上期留級了，他父親再三，要求昇級，因校方通不過，又要求在第一次月考後昇級，或者下期仍讀六上。請教師的目的，就是要幫助他對付學校，換得成績」。「啊！原來這樣！早知道，就說不得了」。他又說：「他現在送你五百塊錢收下吧？」我說：「我要求我們諒解抱歉之處，收下也不像樣！你這方面情難爲情，就是我好了」。旁邊朋友插嘴道：「還甚麼？你還他們不是愛之深然。他們的錢從那兒來？不是囤積？不是走私？就是剝削這些人，只有利益，沒有損失」。但我始終不能接受這種侮辱多委屈人的臭錢！

我不爲失掉這個職業而惋惜，不爲經濟的壓迫而頹喪，我所痛心的是孩子的教育，應該這樣嗎？

# 生活在職業家事與母愛的矛盾中

易若芸

——一日的片斷——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晴）

昨夜的風暴，直到今天還在繼續着鬧，街道上泥濘不堪，尤其是汽車開過時，更是泥水飛濺的機會，長衫亦被濺髒了。不論是[illegible]中辦公以及家中女工和房子兩件大事，真使我費了不少的氣力。雖然決了繼續上班的問題，但是隨時發生的困難，你是免不了的。總之，有了孩子的職業婦女的苦惱，不可否認的是與時俱增，站在職業女工作者的立場，對工作，絕對要以「幹」的精神與成績，換取長官和同人的信任。使其減少，要婦女回到廚房去的藉口，對家庭妻與母的責任，要謹慎勤儉。的負荷，不讓丈夫和親長認婦女從事職業是得不償失，使有繼續供職的可能，對代理家務的女工，則更需要容忍，使她對孩子們的照料，能以真摯的愛撫去關懷，不會用假面敷衍主人。而虐待着在八小時離開了母親，全賴她照顧的幼小者，我實在感覺在這「[illegible]」般的[illegible]教人見苦況不堪的[illegible]

，有時候還過不了孩子們的[illegible]所接受的苦難，是口尺筆[illegible]有堅持自己的[illegible]逆境[illegible]，以克服一切的難阻[illegible]時[illegible]被[illegible]廚房中。

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晴）[illegible]

每天的生活程式，是這樣的平庸而累贅：除了八小時的公務[illegible]外，家中的[illegible]米[illegible]油[illegible]沒有一件事是可以少[illegible]從以前，下班以後[illegible]時間的空隙[illegible]一分一秒都[illegible]珍貴的[illegible]所謂的「時者如金」了[illegible]然較！之一歲的[illegible]少於要人照料，可是小孩兒是[illegible]隨時[illegible]的[illegible]工，不但本身[illegible]可[illegible]而孩子們[illegible]實在沒有空閒的時候，我除了在公事室裏拿着筆[illegible]或用着珠算作[illegible]計的[illegible]作外，晚間就[illegible]記着[illegible]了。尤其是重要的氣候，[illegible]作熱，榮得似[illegible]不仁[illegible]安工[illegible]然在雜家上午以前，照例的要叮嚀[illegible]會替孩子們做衣服的，使得孩子們常受風寒。

生活是在最大限度的節約中，兩個孩子[illegible]成例假的時[illegible]了孩子們[illegible]三[illegible]個[illegible]的[illegible]是與[illegible]總[illegible]的[illegible]東西[illegible]我們[illegible]的[illegible]的[illegible]比[illegible]生活[illegible]是在[illegible]牙和[illegible]與太[illegible]的價[illegible]初[illegible]的[illegible]可[illegible]，生活[illegible]比一天狠狠，一年較一年[illegible]但[illegible]因[illegible]加[illegible]個孩子[illegible]一個[illegible]生活[illegible]白[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不能[illegible]的[illegible]作是[illegible]自[illegible]的[illegible]，一個受[illegible]而[illegible]境層和廚房中去。同[illegible]畢業女子師範學校[illegible]以來，使得[illegible]工非，建在婚前是比較容易的，可是在婚後，一個孩子兩個孩子的[illegible]孕，與生產時大假使個還得按時上班，生產假滿，健康尚未恢復[illegible]我[illegible]也[illegible]者[illegible]工作[illegible]是在[illegible]放棄的工作啊！

六月十日（星期六晴）

[illegible]月以來，完全生活在[illegible]，兩個孩子同時[illegible]炎[illegible]疹，我[illegible]我們[illegible]由[illegible]安[illegible]由[illegible]力的[illegible]，[illegible]以顧料的小[illegible]在我們的[illegible]上[illegible]放下[illegible]！

因孩子們[illegible]病，使我[illegible]交[illegible]身心[illegible]因而[illegible]事[illegible]的婦女，最好不要結婚，或結婚了也不要[illegible]孩子，那麼，方能如一般上進的工作者，埋業[illegible]的時間，[illegible]到[illegible]修的功夫上[illegible]使事業有可能[illegible]的前途。[illegible]事實[illegible]。

[illegible]六月十三日（星期[illegible]）

[illegible]已[illegible]乎是[illegible]的[illegible]程式，[illegible]來

# 使人們忘記痛苦的飛行看護

Alfr d Toomb 著
王仰舒譯

西西里島佔領僅僅數小時，有一架巨大的運輸機，衝出地中海濛明的天空，怒吼地降落在地面，當推進器停止轉動後，增援型單的戰士終踴而出，接着便出現了一位小姐，她穿着飛行衣，頭上有一隻飛行帽，蓋着她金黃色的頭髮。

一個醫療隊員衝過來在砲火隆隆中叫喊着：「小姐！我們有十八個輕傷的病人」！

這位小姐研究每一個病人隨帶的病況簽條，她和每一位病人說話，他們回答她以柔弱的微笑：擔架隊員赫斯開（Hnsky）跟隨着她分別等級地把病者送進飛機內；「這個是屬於腹部的」，她默着第一個嘔吐者說：「放他到中層，那兒我看護他比較容易些」。

十分鐘內，飛機又升入空中；這位小姐穿梭在各病床之間，查看他們的病況，她給一位病人嗎啡；她鋪了一厚層棉紗在一個模型之內，把另一個斷腿者包裹起來，以防止震動。一架保衛的戰鬥機環繞着這架大運輸機——因為運輸機上沒有紅十字標誌，裝運的飛機載上戰爭用品前往戰區時，必須通行無阻，於是飛行看護也時常在冒着戰鬥飛行的危險之下服務着。

數小時後，這些受傷者脫離了這隻飛機，休息在距戰場數百哩處之下阿爾基爾（Algiers）一個美國大醫院裏，潔白的被單上，每一個傷者都有一個快樂的回憶——金發女郎曾經小心翼翼的看護他，直到他平安至地帶為止。

多數的飛行護士，以冒着生命的危險，服務在每一個最遠突進的戰場上，為他們的飛行公事，這使戰時醫療工作獲到了驚人的成就——空中撤退。飛行看護走向那每個戰區的最前線，於是，那些已經緊縮並已施行手術的受傷者，即可由空中撤退，在幾個危急飛行鐘點以內，傷者的生命，便完全靠着飛行看護的技巧。由於飛行看護救護傷者對美國士兵良好的反應，因而說出不少感動的故事。上年（一九三三）某月某日的早晨，在熱帶的鈎答桑納（Guadalcanal）來了一架巨型運輸機，十位單當時　飛機的門向內窺視；

在朝夜勤劬孜孜不倦的學業探討裏上進了年已卅，事業尚無成就，家裏愁慘，更來、孩子尚在襁褓，而顛沛流離中的家園一片灰燼，父母亦於分離中永訣了，實感萬念俱消，對前途毫無憧憬，更不知目的與但是為了維持家與顧全孩子，我仍得在生活累苦裏，相當了雙重的任務，而在別人公餘的休息或娛樂的調劑裏，得加速度整理家務，料理孩子；在別人的睡眠裏，得多次驚醒給孩子們把尿，換尿布，蓋被褥。在第二天的工作時間裏，支持着不夠的精神辦完要辦理的，下班回室後又拖着倦乏的身體回家，整理家務，及接受孩子們愉快的笑鬧，與煩時的啼哭。這樣荏苒過去的時間，就這樣被平凡而累贅地，慢性的的毀滅了我的生命！

在思索得失眠的午夜，勇氣已較日間百倍的。什麼困難艱阻都消逝，在我有計劃的冥想裏，可是到了晨曦惆悵的黎明，一切的希望都成了曇花泡影，現實還是不堪的累苦，平凡，紊亂，醜惡，敷衍，使我不勝厭倦！

「感謝上帝」！他叫喊道：「飛機上有一位飛行看護！」

飛行看護奧桑（Mae Olson）走出飛機——她是自從約答桑納開始戰爭迄今第一個到那兒的女人，於是她來到這兒的消息，像野火一樣，立刻傳遍了各處，長鬍子的人及少鬍的人，紛紛走來，許多受傷者看到了她，亦現出了笑臉。奧桑看護雖然在此島停留了不久小時——但卻使約答桑納的本質改變了。不數日後，當第二架飛機到達此島時，飛行看護發現此地業已轉變，人們都已剃光了鬍子，並且異常清潔，個個面帶笑容，而且每一個人都羨慕着那些從前飛出去的受傷者。

士兵對於飛行看護的感覺，可以用在華盛頓瓦特里得（Walter Reed）醫院一位士兵告訴我的話來表示，當她們用飛機把他從非洲戰場載回時，他曾有一個模糊的概感。

「我對於飛行看護術，個人的感覺」。他指着他腿斷的地方說：「當我腿斷後，其痛苦實在難受，而且我很疑懼。她們放我到飛機裏，於是我看見這位看護，她是一個美麗小紅頭髮女郎，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感謝她給我停止痛苦，我所以停止痛苦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她給我嗎啡的功效，而是因為看見了她的關係」。

這就是為甚麼青年女郎極願被人們發覺選拔為飛行看護工作的原因。

在新幾內亞，一月之內，從前線救護了七千名傷病將士；用這種空中撤退的方法，僅需一小時的空運。但如用牲口馱載，都需一星期。在北非戰場，有一萬八千人用飛機運送，在此種方式轉運之下，僅有一人喪失性命。

飛行看護在肯塔克（Kentucky）之鮑門（Bowman）基地的陸空軍中救護學校接受技術的訓練，她們學習某些種創傷不宜於飛行運輸的，以免危險，在飛行時，某幾種藥料必須多用，某幾種必須少用，她們更學習非洲東洋及北極等地奇異病症的醫療法。

一飛行看護更練習如何走入戰場的方法，她們在假設的戰爭狀態之下演習出發，以及受命走向前線用假扮偷襲敵人等動作——她們對於用紙製的槍彈亂打一個靶子的目標，極感興趣。

空中撤退的成功與效率，在軍事上與人道上有同等之重要，以為傷病對於戰爭進行全屬不利。空中撤退的方法，用於達前線安道被紅十字救護車擁塞之時。有二十個戰地病院，或者是兩個滿載的救護列車，僅可以從戰場移出五百傷者，但二十一個飛機，在四十八小時以內，卻可運送至四千哩以外，並且使傷者不致感受長時間的恐慌與痛苦，而迅速脫離戰區返回安全地帶。

（譯自美國文摘四卷六期）

（完）

# 林黛玉之死

## 紅樓夢人物論之十一

太愚

（一）

紅樓夢這部書之所以誕生，就由於黛玉的結局是死，有了黛玉之死，無論寶玉的結局是不是出家，這悲劇的顆粒都已經成立了。

黛玉之死既然是事實，也必是作者曹雪芹預先的安排。如果沒有黛玉之死，就要有誰能給與作者以如此巨大的「鼓動力」。他在開卷第一回曾說出寫這部書是記載自己半生所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他認為這些女子「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而其實如林黛玉這人的結局又是在此中最使他傾心的第一個人物了。

我以為作者寫作的情緒應該是從自己所愛的人物之夭亡而擴大到對女性之描繪，再由對於女性之理解而擴大到時代社會全面的觀照。作者把自己對社會的認識與批判，寄在作品中，留給我們以相當的實貴的資料，但他自己的意識中心卻仍停留在戀愛悲劇的主題上。所以黛玉死了，這部書結束；黛玉不死，他根本不會有給這部書的情緒。

「黛玉為什麼死？由於她的戀愛失敗。」由於她的性格不為環境所容許。她的性格和她的情敵寶釵正相對立，也就是和她的時代精神正相背馳。寶釵是那個時代中的典型，代表着當時社會家庭婦女的理想；黛玉卻是那時代中的例外人物，代表着閨閣中另一種知識婦女的慾望。一個是有計劃地適應社會法則，使自己取得現實的成功；一個是任自然地發揮自己的性靈，招致了失敗與死亡。一個在做人，一個在做詩。一個在解決婚姻問題，一個在戀愛。於是，那承認這個環境的寶釵爭取到了應得的地位，卻喪失了寶玉本身；那無視於社會力量的黛玉把握到了寶玉本身，卻被人推到這現實世界以外去。

黛玉的父親林如海是一個[illegible]官，[illegible]只能算是一個[illegible]。由於她的母親和父親之相繼而亡，使得這幼小多病的姑娘投奔了她的外祖母。在寄人籬下的生活中，她卻並不會低頭服小，討好別人；賈母對她的優待，寶玉對他的體貼，使氣惱的黛玉沒有受到什麼生活上的虐待；她只據在眾人面前爭強「好勝」，讓處處表現自己的超越不凡，經[illegible]「詩禮簪纓之族」的大門閥，並不喜歡什麼女才子，而是要「無才便是德」的家庭婦女。黛玉對這種社會風氣既不理解，也不屈從，只把自己發展成一個浪漫的戀愛至上主義者，以自己的全生命去嘗試對時代給她的挫折；這樣她才擔任了這一悲劇中一切最傑出的角色。

（二）

作為一個失敗的天才的表現而加以強調的描繪，作者對黛玉的個性，[illegible]別人共同指摘的，[illegible]是她的那些[illegible]『小心眼兒』等等，不少的男人在批評上總是受不了那[illegible]的，[illegible]就是自[illegible]一點的要[illegible]認為僅是暴露了女性特有的缺點而加以諷刺。可是如果男性們先排除了你自己預備和她相處的意念，女性們先

不覺得黛玉是一個比自己更美麗更多才而値得嫉視，那麼所剩下來的該是對於這姑娘純客觀的感覺，請問，當黛玉每次放射刺人的利箭——美妙的譏諷言詞的時候，你不是很欣賞着她的錦心繡口嗎？你看到寶釵那麼「深厚」得可怕，你不是很同情於另外一顆直率坦白的眞心嗎？當黛玉懷抱着一腔悱惻憤激的幽怨，委委曲曲含着淚離開了衆人，走回自己那苦竹淒風的深院去，寶玉在她身後冷冷地說出『理她呢！過一會子就好了』這樣的話（這話雖然是寶玉積累的感覺）這不太殘酷了嗎？深情的讀者自然明白作者精心刻畫黛玉之多疑多怨，正是要使你探身入於黛玉多情的淵海中；讀者若沒有接觸到黛玉的傷痕，也就同時不能理解於黛玉其它可愛之點的存在了吧？要知道黛玉的個性雖然有它身體的條件之決定，但同時也爲寶玉的個性和另外那些女性所形成。如果寶玉不是那麼「見一個好一個」，如果那金鎖或金麒麟是爲她自己所有，她的懷疑與恐怖還有必要存在嗎？她是一個無戰陣訓練又無友軍支持的孤弱女子，却置身於夙命婚姻論的威脅之下，和寶釵湘雲以及許多優秀女性環攻之中，「小心眼兒」之表現正是出於自己的虛弱可憐啊！這也足證林姑娘了別人對她的嫉恨，當黛玉自己陷於幽暗的窮命之中而已——

與這種心[illegible]狹相配合的個性便是超越的口才，作者使黛玉擔負了對人間執行諷刺的任務。劉老老是紅樓夢社會中一個奇特的角色，大概作者經過很久思考，想不出對這人物之個適當的名稱，却由黛玉姑娘突口而出地把她叫做「母蝗蟲」，這不能不使人同聲佩服。惜春奉了賈母之命要畫大觀園圖，這本不是閨閣中畫一枝折枝花卉或兩隻蝴蝶草虫那麼容易玩玩的事；於是小姐們果然鄭重起來。而凡事都在行的寶釵便替她擬出一張畫畫用具單子，連鍋和水缸箱子之類都不具，本不免引起人的滑稽之感；於是黛玉說，恐連她的嫁妝單子也開上了吧？惜春落得本不高明，像詩也不過陪陪襯襯，可是爲了畫畫就要向詩社請假一年；於是黛玉說這園子蓋了蓋了三年，如今要起來，又要研墨，又要蘸筆，請假兩年也不爲多。

精巧的諷刺，解頤的妙語，在紅樓夢中也沒有人比得上黛玉的。王熙鳳會講話，但那是所謂的「市俗取笑」。晴雯口角鋒利，但那未免粗俗逼人。小紅伶牙俐齒，但又太乖巧卑下了。具備高級的文藝修養的語言，只有黛玉。求諸黛玉口才優異的表現是什麼？湘雲說她「專挑人的不是」「見一個打趣一個」；小紅說「林姑娘嘴又愛刻薄人，心裏又細」；僕人說「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可見她超越的口才所換得的不過是別人深重的反感。她對人世間一切卑劣庸俗盡用口去諷刺，却不用心去體會；她隨口斯破了別人的臉面，也隨口斯破了自己和別人的關係。

黛玉之成爲黛玉的基本性格乃是她曲美絕俗的意境生活，以及由此昇華出來的詩才。作者使我們看到中國封建時代閨閣中最優秀的智識份子的風範，有了這一位工愁善病的姑娘之站在我們跟前，就顯得歷史上的蔡文姬謝道韞李清照朱淑眞那些女詩家以及許多嬌豔嫵媚的「仕女圖」上的美人影子都模糊了；只有黛玉是她們中間最爲具象化的一個。黛玉由於孤芳自賞，她不免與人們隔離；她越與人們隔離，對自然現象就越接近，越敏感。她向外的實際接觸圈子越縮小，內心的發展越抽象、越深細；於是養成一種別人所不能捉摸得到的意境生活。寶玉怕糟花被人踐踏，把它們拾起來抖入池子裏去，黛玉却以爲

這樣順水漂漬出去，外面很難保不汚濁，不如把花葬入一個淨土的花塚中去，使其逐漸消化，來得乾淨。她能這樣細賦她體會葬花的命運，所以一聽到別人唱起那『只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便感動得心痛神馳，眼中落淚，而順口吟出『儂今葬花人笑癡，它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的名句。在衆人中，她的詩是首屈一指的『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詠菊）『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雁歸蛩病可相思？』（問菊）這些詩句不但可觀她寄託出身世之感，也審觀她把詩題刻畫得極深入，極其妙。寶釵的詩也好，但只是吟詠工夫，而缺乏超逸的靈魂。她在那很難開道的柳絮詞中故意翻案，替語說『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實在非常勉強，其命意更俗，終不及黛玉的『飄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頭！歎今生誰捨誰收？……』既不失柳絮本題，寓意也來得自然。

（三）

作者表現黛玉的出身，身體狀態，精神特徵，以及她所住的庭院，來象所用的了[illegible]命名為瀟湘館，[illegible]不能從人生苦難向着幻滅的歸宿點裡逃避中，換言之，以她所具有的十分完全的神經，到處都可以[illegible]頻的結局是失敗，是夭亡。讀者竹林叢密曲徑幽深的瀟湘館，不是恰好適合於黛玉幽僻孤獨的個性嗎？這姑娘平日除了與寶玉[illegible]以外，生活的伴侶只有了紫鵑和案上的詩書架上鸚鵡而已。寶釵所有的是人工泡製的「冷香丸」，而是這黛玉房間所聞到的是藥爐裏發出來的藥香。寶釵偶然興致來了，就去『撲彩蝶』，黛玉偶然看見落花，就『泣殘紅』。寶釵平日的生活是都替人親料理家事，做女紅，或找找長輩平輩以至於大丫頭們談談天，而黛玉卻是靜坐在窗前搖曳的月陰之下默默誦讀自己的葬花詩，就是那鸚鵡也學會了她那[illegible]驚長歎。除了寶玉一人，再以有時得幾分人間的溫熱到她的左右來外，沒有別的親熱的瀟湘館中，就只有紫鵑看待黛玉的殷勤，更眼了。這姑娘常會把生活浸沉在[illegible]的詩稿中。[illegible]精美的刻畫[illegible]

（四）

『（寶玉）剛剛到了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正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

讀到這裏，任何人都該知道這房裏住的斷不會是和楊貴妃一樣胖的薛寶釵罷？有一次寶玉來看黛玉，黛玉還記著前一天的彆扭，故意不理他，走出門去，回頭對紫鵑說——

『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屜；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了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

看這幾句話我們便可以推想到黛玉平日詩境生活的另一種高超情韻了。

然而不落塵士的魂靈是不能戰鬥的。黛玉純潔的夢境，要求感官的滿足，提高心靈的寄託，卻不甘有鄙俗現實的擾亂的才智。她飄浮在茫茫人海中唯一的依傍是賈母，但她對達老太太並不會接近。王夫人和鳳姐，原是寶釵方面的姻緣與黨羽，更疏遠於她，也不在意，湘雲原和她好，後來卻了婚已失去情敵的資格，她與她仍是若即若離，李紈探春從來對她此較同情，卻只是泛泛地相處。紫鵑向她雖然竭[illegible]太[illegible]一的忠實的了[illegible]

親密起來。那一個偶然聽到黛玉當衆說出西廂記中詞句來，便藉機會一篇大道理責勸她，說女孩兒不該看邪書；以後更接着慰問她的病，送她燕窩吃，於是這一個使感激折服了，以爲不該猜忌寶釵是「有心藏奸」。她却忘了問那正派小姐一句話：你怎麼知道我說的是那書中的詞句呢？

高鶚，續作紅樓夢之[redacted]成立，第一個關鍵[illegible]黛玉[illegible]的[illegible]時[illegible]從四十回[illegible]黛玉[illegible]許八股文章，自然是[illegible]的個性統一的極大錯誤，但[illegible]寶黛戀愛[illegible]發展的路向，完全能理解出作者的本意。而對於黛玉之死的描寫文字，曲折沉痛，是續作四十回中最傑出的一部份。他用了[illegible]作者後十四的內容，寫到林黛玉想重建詩社而不成　薛寶釵在抄檢大觀園，後搬出去住　寶玉眼睜睜看着晴雯含冤抱恨而死無可奈何，他知道寶黛戀愛[illegible]期必須配合着這些悲慘和賈府衰敗之勢。走入最後階段了。於是一[illegible]寫出寶玉[illegible]』，番入家塾』被迫地去學習「舉業」，而黛玉便『痴魂驚惡夢』，但一個悲觀的預兆，她夢見自己被許配了別人，寄命人來給她送行，她跪着哀哭，求賈母救她，但那鐵嘴的外祖母竟說『這個不干我事』，她在這時候她看見了寶玉了——

『妹妹大喜呀！』寶玉笑嘻嘻地。……

『好！寶玉！我今日才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

『我怎麼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兒，咱們各自幹各自的了。』寶玉無可奈何地說。

『[illegible]，[illegible]我了誰去？』或只得說着

『你不要去，你在這裏住着。你原是許配了我的，所以你才到我們這裏來。我待你怎麼樣，你也想想！』

『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滿心裏都轉悲爲喜了

『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

寶玉說着就拿一把　尖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　，黛玉嚇得魂飛魄散……

這是黛玉的心魂，也恰是寶玉和她的關係，用夢來如此反映，一點不錯，寶黛戀愛關係走進了寶玉拋下黛玉握手的那一段高潮，入於第三階段中，原只是要平靜的階段，[illegible]被[illegible]的婚姻，使使[illegible]又[illegible]，黛玉從此一病之後，加了病，[illegible]到」一個老婆子罵不了[illegible]而[illegible]心，[illegible]，神經衰弱到[illegible]極了。

這時候寶玉的婚姻剛巧被正式提出了。有一個多事的清客向賈政爲寶玉說一位[illegible]，黛玉偷聽雪雁告訴紫鵑這消息，[illegible]絕食自殺，等到她明這是已被賈母否決的事以後，她才又從一線生機中復活過來。究竟那老太太意思如何呢？她要在自己園中的女孩子中間選一個滿意的姑娘，她發動了寶釵黛玉的[illegible]比較論，說寶釵性格，溫厚和平」，適宜於給人家做媳婦，而黛玉「[illegible]靈兒」是也不差，却不如那個「寬厚待人」黛玉[illegible]時的[illegible]悲劇促成了。悲了；賈母王夫人鳳姐這一統治大觀園除了黛玉爲[illegible]事而病的情形，既生了反感，又提高了警覺，便得了三個決斷：（一）寶黛之關係既已如此「不成體統」，惟有趕快給他們分別行了嫁。（二）黛玉性情乖僻，身體多病，恐非壽相，只有寶釵最好。（三），先給寶玉娶親，再給黛玉說人家。此外，爲了進在期間

起見，鳳姐仰逢賈母之意，吩咐衆人『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若有多嘴的，提防着他的皮！』於是，黛玉死矣！

（四）

外面的事，兩個當事者絕無所聞。

黛玉偶然問寶玉去看過寶姐姐病沒有，寶玉：『……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我去，老爺又不叫我去，我如何敢去？』『他們並不向這裏……上來……都……攔來了：一個說：『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另一個：『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這裏兩個文人在玩着心靈的把戲，別人却在緊張地進行工作。作者為了悲劇故事的容易展開，又使寶玉的通靈玉忽然遺失了，寶玉便失去靈性，在半昏迷狀態中任人擺佈。

那勢越來越險惡，文章越來越難寫，作者只好再欠債於那一個聰明的闖禍專家傻大姐，使她把驚人的消息無心地洩漏給黛玉。痛心而絕望的刹那就從此開始！——

……那黛玉……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有千百斤重，兩隻腳却像踏着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來，走了半天……（紫鵑）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裏東轉西轉：……『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裏去？』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問寶玉去！』……黛玉走到賈母門口……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鵑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看見寶玉在那裏坐着，也不起身讓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不推讓，只管對着臉傻笑起來……忽然聽着黛玉說道：『寶玉，你為什麼病了？』寶玉笑道：『我為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鵑兩個人嚇得顏色改變……便來同着紫鵑攙起黛玉……紫鵑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着，……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飛快……離門口不遠，紫鵑道：『阿彌陀佛！可到了家了！』只這一句話沒說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聲，一口血直吐出來。……

這就是高鶚筆下寶黛二人最後訣別的場面。作者更硬着心腸使寶釵和黛玉，同一個時間之內，一個結婚，一個慘死。已經是心情很脆弱的讀者到這時真不容易再看下去了——

『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微命如絲的黛玉這時病臥在瀟湘館，除了紫鵑對着她垂淚，更無任何一個人來過問。

『我躺着不受用，你扶我起來靠着坐坐才好。』紫鵑只好以自己的身體支着她。

『我的詩本子——』她喘得說不成聲的語句；又咳嗽，又吐了一口血。紫鵑拿絹子給她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絹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鵑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

『有字的！』紫鵑這才明白是要寶玉所贈而她自己題過詩的那舊手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黛玉。只見黛玉接到手裏，很命地撕那絹子；却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裏撕得動？

『籠上火盆……』她猛然將手帕和詩稿向火上一撂——這大概是想道火能把她遺留在人間的心血與眼淚消滅乾淨了吧？

「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她懷着重重神戀戀的黛玉姑娘向紫鵑留下了這樣的自白。她搭着紫鵑的一隻手緊緊地握緊着，似乎是還要以殘餘的那一點生命力拉住這無情的世界。

『寶玉！寶玉！你好！』她已經結束了最後的一呼吸，千千萬萬含着眼淚的讀者猛然又聽到這一聲淒厲的哀呼！

牽繫着黛玉在人間生存的，本祇有寶玉這一根細絲，現在被無情地割斷了；可是寶玉卻聽不見她那被人推下懸崖時絕命的慘叫。這時候寶玉正扮演着最難堪的丑角，一陣熙熙的鼓樂聲傳到瀟湘館，做了黛玉的葬歌。

作者採碎了讀者的肝腸，他自己的筆也許受了重傷而停歇下來吧？然而堅毅的高鶚卻再照管着那被困在新房中的寶玉。他懷着慘淡的心情非常曲折精細地體會着那一個主人翁的無力掙扎；接着又寫出『病神瑛淚灑相思地』『死絳珠瀟湘聞鬼哭』的悲痛文章。作者也正和寶玉一樣，依傍着黛玉的靈魂不肯離去；雖說這兩節的描寫文字已顯出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騎語。

（五）

鍾情的悲劇，家族濃重的痛苦感蒸騰起他寫作的熱情，但寫到了悲劇的沸點以後，那寫作力便又被最高的痛苦情緒所燒焦，寫實的冷靜判斷也就不能貫徹下去，而表現出浪漫主義的幻想。這種特徵在中國的傳奇與小說中特別濃重。中國的作家很少人能忍心使一個被同情的角色失敗到底。他們面對着這種明知無可挽救的遺憾，永遠不肯放棄補救的企圖，因此團圓主義和「戲逢絕路出神仙」便成了普遍的作風。並不怎麼庸俗的紅樓夢作者由於自己過分摯愛着黛玉這一主人翁，同時知道這也是一切讀者所決不能捨棄的，他將怎樣才能在她夭亡之際就決然丟下自己的筆呢？黛玉命運的不幸，本就是紅樓夢作者題材中的不幸，黛玉所不能戰勝的環境，也就是作者所無能改變的社會，黛玉既不被容納於這現實的人間，他們便只好幻念着她原從另一世界而來，仍作算她走回那另一世界去。於是便構成絳珠仙草的還淚姻緣以及黛玉死後寶玉重遊太虛幻境等等話。

使用這種方法來補償現實也可以盡他丁若干讀者的悲慘心情，麻木自己幾分無可挽救的傷痛；然而藝術上說，這她是一種卑俗形式。莫泊桑曾經說過『最高級的寫實主義者，或者竟可將自己叫做「幻影主義者」』。拿這個「幻影主義者」的意義是『創作的真理，是依照着種種事實的普遍論理，創造出完全的幻影，而不是徒亂地描寫出相繼出現的種種事實』高鶚寫黛玉之死已經依據事實的『普遍論理』，給了讀者以『完全的幻影』了。再使她靈魂升天，除了為着交代曹雪芹在開始時的那篇神話 公案』以外，實在毫無意義。

曹雪芹本不同於外國任何一個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或寫實主義的作家。不過他自己的創造境界顯然是完整的，而且他也可以有和但丁或歌德相類似的創作意境。譬如有人說，紅樓夢作者具有三種的世界：第一個是他自己一生涯所見所聞與世人共同經驗的十八紀中葉的實際社會；第二個是他從現實生活中所悟解發抒出的那個哲學境地的「太虛環境」，第三個是混成一現實經驗與哲學幻影而創造出來的藝術，但是紅樓夢這部書中的賈府大觀園及其人物故事之全部。這樣分析曹雪芹的意境是可取的。但我卻必須指出，紅樓夢的第二世界並比不上神曲與浮士德那樣哲學世嚴

的完整，太虛幻境所給我們的不過是一個虛無主義的朦朧飄渺的天國，並沒有明確的體系；曹雪芹所構撰的林黛玉降生以前，絳珠仙草與神瑛侍者的故事本來不精彩；高鶚所構撰黛玉既死之後的瀟湘妃子傳見寶玉一段故事更庸俗不堪了；所以讀者所接受的還是人世間的林黛玉。

高鶚為曹雪芹補足了人間的林黛玉和賈寶玉的結局，他實在能完成他應有的任務。他正確的說明這兩個人物同樣對人間生活不能超脫，也決不可屈從，這是極其正確的。試看寶玉既不遵循父親那種「仕宦正途」也不加入賈珍賈蓉那種墮落途徑；而黛玉既不肯學賈迎春那抽煙那種聽人支配，不問是非；又不能學薛寶釵那種迎合權門，爭取地位；可是他們在這世界中，畢竟是兩個無能者，絕不足以動搖別人基礎雄厚的傳統社會，結果當然只有演成人物被時代扼殺的悲劇。

作者實在不能設想到這兩個主人公可以有前途。曹雪芹雖然看得出這專制腐朽的景象，將來必歸覆滅，但他能夠知道替代它的又是些什麼制度嗎？所以高鶚雖然懂得曹雪芹的原意，可是他在結束了寶黛的悲劇以後，無可奈何地走上妥協的道路，企圖發賈府中興了。他雖也不喜歡賈芸賈蓉「濁的男子」，不喜歡寶釵襲人一類的女子，可又實在想不出什麼人物來替代這些人，便只有希望到純潔的兒子賈蘭和寶釵未生的兒子賈桂身上去。這樣倒似乎這個世界上仍有可為，而黛玉之死寶玉之出家真是全為「痴情所誤」。這無非是說明在那時代的中國，迂正如賈政和賈赦腐朽和寶釵一流男女在培長他們的傳統，使人推想不出一條可以使黛玉不死寶玉不出家的自由境界。

也竟有人喜歡推測，如果他們團圓了是否幸福？」的問題。其實，第一：這一如果，根本不能存在，第二，竟然有這例外的事，必不幸福。因為那環境註定了寶玉仍然要生活在複雜的大家族之中，多少妻妾圍繞著，他的「老毛病兒」重改不掉；那黛玉依然要「小心眼兒」，「行動愛惱人」，繼續她那憂思頹將的陰暗生活。因為相宜於這兩個人的精神解放，職業自由，戀愛擇中，一夫一婦的小家庭生活是那樣須有和平要使這兩個人不死亡，不出家，除非是歷史忽然在他們面前飛躍兩個世紀，那麼這兩個浪漫文藝在封建舊勢力壓迫的社會底下要默默的犧牲，對於激進青年出山玩像的自由戀愛而犧牲的藝術的人物恭能躲避他們的譏笑，那麼高鶚為悲劇嗎？這種設想是十分可笑的。曹雪芹和高鶚使命的讀者對他們筆下的黛玉永遠抱著憧憬，這才正是發揮了他們寫作者的時代精神！

純然的十八世紀的典型黛玉之前的中國，已經有了多少先進的黛玉，典型黛玉之後，又出生了不少偉起的黛玉。甚至於到了二十世紀的今日，黛玉，寶釵和黛玉的性格也還沒有死乾淨。這正是因為黛玉所不，取她的那種精神也還殘存著若干。在我們社會裏十八世紀典型黛玉的傷感的同情心，卻不能再欣賞或選用二十世紀的新黛玉。因為今日的少女斷乎不會除了賈母式的外祖母擁可依賴；斷乎不會除了紫鵑式的丫環無人聽說；更斷不會除了寶玉式的公子哥兒便無人可愛！當年的黛玉是十八世紀的反抗者，今日的黛玉卻必是不值得憐惜的二十世紀的落伍兵！